

語絲

第五卷·第二十五期

囚旅

少仙

之一

爲什麼不照預定計劃，不接一封家書，不受一封友信，不看一張報紙，而聽自己等于消滅的掩藏在異國不相識的人羣中呢？說是要逃脫偏偏將足跡留給追尋人，每天解剖自己鞭策自己，居然作出這樣矛盾的事情！罵幾聲社會，仇視一下敵人，喊幾聲打倒擁護；用這些時髦的歇斯迭里的精神勝利來掩飾自己的劣弱，混充一下時代，不是也盡夠以思想家呵革命家呵自命，聊慰一時的枯寂了嗎？何以又要把明知是自己帶上的面具剖開給自己以現實的苦痛呢？那麼根本不帶上不好了嗎？即便帶上了就負着這精神的重債外強中乾的不剖開不好了嗎？即使剖開了說成這是故意遊戲玩一套玩世哲學不更好了嗎？明知是蝸尾而偏偏要握住，滾着釘板，踏着羨慕，這就算作什麼復仇主義博愛主義唯我主義毀滅主義虛無主義主義主義——！

(1203)

一團糟一團亂，啊！黑夜烏烏叫來了！

之二

從M大學辦完了入學手續一個人獨步在S街上，說是爲應付家庭不得不找個學校住住那麼何以把已經快到手的文憑撕毀又重伸開瘦掌向異國人討要呢？啊，矛盾的悔恨啊！聽見馳來了吱吱隆隆的電車聲真想把昏沉了的頭腦塞進車軌裏來碾碎了這醜惡的存在！然而抱定主張即使怎樣痛苦也要生活下去看看這失靈的地球究竟要作些什麼把戲每想自殺時就被這個幻影拖回來了。回頭看着M大學偉岸的高樓想到有許多會長部落中的偉人豪傑都以這高樓作了發祥地，忽而一剎那間腦經又變作了根根電柱，白熱以上的光明！自己從此要如何的跑圖書館研究將來的升歲發福術，如何的廣交游結識革命志士遺老闊少，團團油臉將和玫瑰頰擁貼，羣衆將在自己保護下鞭策下爲自己歌功而頌德，叩頭而流汗，國家將從自己手裏提高到地球表面，光榮的軍艦將錨在異國海口，公使館高揚着祖國國旗，異國人看見了自己是那樣恭敬而多禮羨慕而貧乏，步在異國街頭高視闊步的不至再用大帽子掩了整個的臉唯恐露出支那人的本像了。以前雖作過許多墮落行爲但那要偏入逸事裏供後人歌詠而仿效，和異國報紙上每天登

載的西園寺公傳呵是清翁一代記呵和偶然提到的支那「大立物」蔣介石呵並傳不朽，這不也就是廢厄潑賴的真精神嗎？用古文寫出來「大丈夫固當如斯也」！抱了激劇的希望跑回寓來要向國內朋友誇張，大筆特書的「我已入M大學了」，然而一提筆腦漿凝成了「銹鉄」！一向叫慣了仿鳥悲聲的怎麼去歌那鳴鳳朝陽之曲呢？一陣劇烈的神經衰弱把如微風吹起水面暈紋似的希望閃光忽的化爲烏有了，枯木似的殘軀是沒有這種閒情別趣的。擦乾了沁在眼邊的潮痕頹然靠在椅圈裏，索落一聲被握在手中的筆摔向棹面了。

之三

明知是自己杜撰出來的文章夢描出來的圖畫偏偏要蹈到實地去！江南燁樹西湖秋容不是就被泥爛的皮靴踏污了嗎？而現在又掛到櫻花的枯枝上。這玩偶樣的國度！這假彫成的文明！說是爲清潔蓆子纔擦成那樣光亮至襪子都不敢穿的怕染上了塵垢，然而穢水就隨便橫溢在玄關口；皮膚白了算美麗不惜把露在外面的臉面胸頸塗成了石膏像，宛如故國新年玩具攤上土阿福似的使人牙塵；見了客儘是磕頭打拱表示出謙恭而多禮，在此中就睜着那鼠似的狡眼；一包花生一塊糖就能買到嘴唇吻地了但倘若多劃了一根洋火白喝了一盃清茶對方就會給

(1205)

你看那難堪的面像；個個是紳士樣的人物挺胸梗首的那麼正派爲什麼又從莊嚴的眼鏡邊旁偷瞟着隣坐女人呢？無論什麼都刻意修飾，彫鑿，于是有拳頭大的庭石茶杯大的花盆吹糖似的佛像，只要有鮮艷的色澤玲瓏的形態儘夠風雅之倫鑑賞了，這是島國文化的特色！這玩偶樣的國度！沒有熱沒有力只有虛偽與小氣禮節與喁語！走出臭爛的豬羣又鑽進嚶嚶的蜂陣！我真爲生在此國的廚川先生呼冤。

之四

從每天寄來的國內報紙載着幾百萬災民將要餓死呵吃樹皮呵吃晒乾的蝗蟲呵吃活的死的人肉呵看見這些消息後爲什麼就會那樣頹唐呢？說是不愛了即使地球碎成星塵只要自己能存在那也甘願一個人游離在大化之中毫不以爲寂寞的，這些災民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從存在上說幾百萬災民即使全行死掉不是還抵不上一個害癆病者吐一口粘痰于消毒器中來得損失嗎？然而樹皮呵蝗蟲呵人肉呵比喂在自己嘴裏都感覺不忍；可是當某慈善機關爲了這些災民向自己親自捐款時就連少飲一杯皮酒錢也不願慷慨了！每天嘗味着這些矛盾的辣苦刺激着生活下去吧何以有時又要向人喊「生活合理化」呀「人間機械化」呵「人類理性化」呀呢？說是

自己的衰殘完全被政治所苦惱從此要變成化石似的失靈，何以一見新軍闖火併的電文眼中就會燒起呢？說是自己的病根在好大喜功要把自己怎麼捺進平凡的型器裏，但朋友間偶然不經意的誇吐有損傷自己自尊時不是要感到刻骨深的狠毒嗎？既不能殺人又不甘被殺而人殺人的殘劇究竟與自己有什麼關係呢？說是人吃人獸吃獸正是生存競爭上逃不掉的原則那麼為什麼要反對戰爭呢？說是出了國不但要不再見這些吃人的慘劇而且不再聽這些野蠻的呼聲何以又特地跑到有支那紙的新聞室去搜集這些事實呢？朋友中有爲了國事而墮入低氣壓裂的自己就不免在心裏嘲笑「何以要把人生縮成那麼緊狹」但自己的海闊天空大路在那裏呢？偶然一封故人淪落了的消息也使得頹唐半日虧不恥的還以安特列夫往星中的天文家自命！難道這真的就是革命家所封就的「沒落期小資產級階的徬徨」嗎？那麼未沒落的大資產階級和永不沒落的無產階級該是怎樣不徬徨而永久安定呢？請給我黃金時代的預約李鉄嘴的靈卦，你們玄虛的鬼！

之五

每次跑到賣西洋模特兒照片店時就往往不自覺的對那牆壁發怔，聽說在西洋也有對着裸像「意淫」的這些事也許就是「屠門大嚼」「望梅止渴」這些心理作用吧，自己也居然變作這

樣無聊而卑鄙，然除了神遊幻境的醫一下性的渴求外又有什麼辦法呢？即使不惜把謙調卑語從家中討來的學費擲于所謂「西洋料理店」而所得到的代價不是等于對着裸像發怔嗎？即使柔紅軟白的「女給」裸出了健美的肉體坐在你懷裏除了「ANata」（你）「Watasee」（我）「現在幾時」「這賣多少錢」……成句的活記得的字貫串不到三句以上又中什麼用？性的壓迫既不甘于再去作中學時代的自戕行爲而炎炎的火焰亦只好去繚繞那純靈無肉的影子了。初到東京時對於穿着那樣像故國舊劇裏旦角似的衣服——兩隻長袖管垂到膝下如蝴蝶翼似的，脚下踢躑着木屐，背上貼一片像一個扁平花布包袱似的友人，曾呼作烏龜蓋的東西。——的滿街滿車女學生商店婦露過不滿，說日本女人還守着千餘年前的古風宛如活屍似的游動在廿世紀的文明都市裏。那是剛離開剪髮挺胸短裝快履革命後的故國都市說的。但是現在呢？只要想想那古裝之下並沒有穿着那緊束下身的狹褲而僅僅圍着一條輕風也能揚起的短紅裙也儘夠心搖魂飛了吧！曾在去歲暮冬的熱海旅行中看到一齣喜劇：一個二十餘歲藝妓模樣的少婦撐開了兩腿就騎在那到處翻着熱泉冒着蒸氣馬路間的泉眼上讓熱氣順着她那不穿褲的衣筒薰上去，直薰着那最富于曲折的兩腿交叉的頂點部，她是那樣癢癢似的向着她的同伴笑了，及至看見我們一羣從身後衝來時她臉上的羞紅霎時從電燈光裏映出，這是在那個雖然還是暮冬而

(1209)

已充滿了春溫的夜氣裏見到的。爲這一齣殘像曾有過幾夜睡不穩。又一晚是同門口等到所謂「千人風侶」——即可容千人的大溫泉——裏去沐浴，在尼姑商女太太小姊學生的男女裸體雜陳下啊，那強烈的引誘呵！且曾淹在水中羞于走出來。爲了說笑會給W君硬加上個「眼中滿是生殖器」的綽號。試問自己不是也有過從澡堂的煙筒中冒出來的烟團而也覺到有黑蓬蓬的敏感嗎？對異邦婦女曾存過那樣鄙夷心的現在是只要不挽那又膩又臭的空而高的藝妓髻——也就是日本婦人的禮髻——是任何婦女都美如神話了那怕是立在街頭散廣告的站街婦。每到夜晚耳朵就代替了眼睛！那怕是房主人婦夫從夢中偶然發出的囁語也彷彿看見了那和服下的一截紅巾在眼前飄揚張合的唇和眼在面前游蕩往往無端從被中發狂似的爬起恨不能把樓板挖一個洞想向樓下窺個究竟。說是爲了清潔即使怎麼寒冷每晚也要跑一次澡堂，男女浴池中間雖然尙隔着道板壁然常兢兢業業的捧着浴費到坐櫃者前獻上時從坐櫃的嚴重監視下還要瞞一眼隔壁的肉山，有時竟至艷羨那坐櫃的踞坐中間高處任意賞鑑兩邊男女肉體的眼福，還有那擦背的男子聽說女子間所以比男子喜歡擦背的那未必不是由于擦背者是男子的緣故吧？無論是如何花玉般的貴婦宦女也不惜舒展全身讓那魯男子儘性揉搓只要想想也儘夠消魂了吧！眼中所看的口中所談的腦中所想的睡中所夢的沒有不是女人沒有不是裸體更沒有不是性交與生

(1910)

殖器儼然是實着色情狂的性渴病，時常想有一種極刑還未被人發現過那就是把餓瘋了的乞兒牽在酒館外只使他看見那豐盛的蔗宴聞到那刺鼻的肉香而就不使他動箸，這種刑恐怕比什麼抽皮鞭呵上來棍呵還要來得痛苦吧？拿破崙失敗後曾被放逐在那不見人烟的荒島上但那充其量不過也如坐在古寺裏的枯禪心神得到死以上的岑寂罷了，假如拿破崙曾經有過這樣修養那並不能算作一種罪罰。最好是把他放逐到語言不通情感機關完全窒塞的都市裏讓他嚐味一些誘惑的煎熬！前幾天看見日報上載着一段新聞：日本使館的武官大佐「切腹」在莫斯科了，註明是因了長期幽閉的生活而鬧到神經衰弱的結果。並且還印出如羅丹彫成的那付被苦悶纏繞着的大佐像片來，不知怎麼這個苦痛的暗影深印進腦膜上直到現在還沒有拂掉。

之六

是抱了那樣傷感憤激的心情從一個灰寒寂淋的春朝溜出了北京，回想起來恰好是二年前的此季，若再把這二年中心旅展開看一看蛻變的痕跡顯然可以看到：即使是傷感而傷感中却含着淚即使是憤激而憤激中却含着血的那種孩子般的心情是日就淡褪了，現在只餘下一個暴燥枯乾而回味不起的心。頭髮兩月不剪鬍子一月不剃反把文學家叫藝術家呵這些譏嘲的口號

(1211)

懸于同濟口上倘把胸懷剖開掏出這顆心給他們看看也許不至再說那樣話了吧。說是有錢喝酒沒有錢修飾倘使不是鬧着舊名士的臭脾氣是誰都不信的吧？長着這樣頭臉找房子都幾乎遭了拒絕的事最近就有過，昨天因為刮了臉房主婦纔把實情告訴了：「李樣初來時我還以為是不良呢！若不是你那兩個漂亮的朋友相隨着說實話我真不敢留住，在日本這樣的人往往被警察所注目。」房主婦要算第一等的袒白人纔能把真心向初到不久的異國人宣佈。「李樣昨天看着有三十今天是有十五六歲的小孩了。」房主婦補上這幾句笑了，這表示她的歉仄和獻媚。猛不防一支冷箭又穿透受傷靈魂！一年半前漂泊在西湖遭了旅館拒絕而徬徨于烈日塵沙的馬路旁焦心着夜晚將要睡馬路時的印象恰與此時成了對照，向房主婦獻媚的臉只作了一個慘苦的乾笑。只要走不出東洋氣氛圍恐怕頭髮和鬍子的悲劇要永遠繼續下去吧！一年半前是被視作共產黨怕受株連而遭了拒絕的，此時又被放在將繳不起房租或慣于縱火偷物的不逞鮮人之列了！異邦在留的同胞只有戴方角帽子穿銅鈕叩制服的大學生纔受異邦第四階級招待，因為這是相信腰包中有相當學費而回國後有楊宇霆呵孫傳芳呵蔣介石呵之類希望的人物，無怪乎聰明PH等剛一下船就改造了從國內穿來的制服鈕叩。無論走到那裏都被看作怪人或淪落者實是自取其咎。有時也疑心自己造作出來的矯情而想重換一付面目，但一切剃光既屬不願而每

日修理又不勝其煩了。「像那樣人也還講戀愛嗎」時常遇到這些不信任的眼光，然而粉紅色的信箋不時飛來也真使愛神們短氣。一週前的一個晚上神經衰弱的痼病又猛烈的襲來了，——尚未搬到此處和M社同人共居的時候。——已經深濃的夜半了一個人從寓中走出登上了向日比谷去的市內電車，在須田町換車時不知怎麼忽然又坐上了向市外急行的高架省電車。茫然的立在車心連自己也不知要向那裏去，雖然賣票時的心情是想到市外鑽進草窩裏如一隻受傷的狼似的睡上一夜把全身的銹痂委于泥土裏，然而當車過新宿時眼花又被五色電燈攝去了跟踉蹌蹌的跑出站外。「麻醉去！麻醉去！」野人似的怒衝在稀落了人跡的夜街上。然而可怕的經驗妖精似的形態烏雀似的語言使得踟躕逡巡連麻醉的勇氣都沒有。然而肉聲鼓噪酒香洋溢的終于敵不過四圍誘惑兩腿不自主的騰進了一家酒間，啊一進門就擁聚五六個石灰其面豬血其唇的妖精。爲免除誤會首先聲明自己是支那人所以不會日本語一個妖精笑了，「還以爲您是鮮朝人呢」她露出那樣不屑的神情，頃刻間恥憤的激情漲滿了根根血管！即使是零賣的賤婦對鮮人也存着這樣輕視毫沒有想想她們本身是居于什麼地位，益信弱小者之被欺凌被淘汰不是由于本身之乏力而乃自相殘殺的分化結果，人道主義的教條簡直是囂語！人類間只有個爭鬪。我厭惡這些朱粉的面具混蕩在眼前，野戀的殘忍的惡念隨了兩瓶皮酒湧上了兩掌，雙

(1213)

眼，全身！從蠻國見到或聽到的剝陰門煎指頭割乳頭特別對這些人類中最弱小的施行的殘酷刑戲想拿來讓她們嚐試嚐試，真的！非人性的殘暴衝動充滿了渴求着的實現！我看見她們紅唇中的毒舌花服下的奇醜烏髮中包藏着滿是卑污的概念！我彷彿覺得她們已在我殘暴的獸慾摧殘下乞憐獻媚而忍痛，于是就有一種從未有過的蠻力使得我抓過一個較爲美麗柔順的妖精來大聲的叱道：「脫了你的衣服讓我看你卑鄙的印記」！她又痛楚又畏懼的幾乎哭了起來。「這位先生醉了」我彷彿聽到她吐出這幾個不分明的字樣。霎時圍來一羣妖精連顧客也在內都來看這支那人的蠻鬧。哇的一聲酒漿如瀑布般的翻上來吐了妖精們滿身滿臉！殘暴的行樂滿足了接着是昏迷失覺，只彷彿中踉踉跄跄的被她們塞進汽車中。也不知走了多遠趕稍爲清醒時已被汽車夫推落街心了，正在踉跄衝撞後背猛然被人抓住！回頭一看原來是隻黑色警狗，他如捉罪犯似的把我抓至一個街心小房裏，——即警狗的守望處。——因了房內烘着炭火纔覺到如水的夜氣和單薄的衣服此時酒已醒了八分了。他把我抓至房中也不說什麼不久就另招來一隻密探之類的警狗，他把我的帽子用無禮的手掌強行拉下，臉面扭向燈前影戲似的從頭頂巡視到脚底：頭髮蓬亂鬍子刺雜衣服不整泥印滿身確像一隻被獵的野獸脫走掉了而又被重新獵獲。「御前（以上對下的罵人語國語兒子或小子之意）是朝鮮人嗎？」明知是他

故意的污辱用手一擺假裝不懂他的獸語，他從懷中掏出了鉛筆紙片作了一個鬼臉要我給他書寫。底下的字句是我寫的：「我是中華民國人，酒醉迷路，不知日本語，請你把我送回××町××番地××方。」奔波了一夜確切感到欲歸的疲倦，然而他並不送歸只在河畔舉行嚴重的搜查，衣角袋底帽筒褲襠都收遍了結局從衣袋中搜出了一把裁紙刀就想作為犯罪的證據，他寫了兩個「何故」的大字我接續上「一切紙所用」四個小字，最後又翻檢了錢包中的名片鈔票收據……等物都一一記載下來，此時可惜沒有快照若有我的小照要留在他的手中作為將來犯罪的證據吧，然而他並沒有允許了我的要求只是向街心一推如推一隻趕掉的狗！照都市警察章凡迷路的醉人警察有護送的義務，然而法律是為本國資本家軍人紳士設的，既是外國人而又長着那樣長的頭髮和鬍子是不啻早已接受了犯罪預約券。仗了天王的洪恩不收入地下室暗拷已是天大的僥倖了若再喋喋那不殊故意觸犯法律的威嚴。並不願效法盧騷來自寫讖悔錄用罪惡來換取同情不知怎麼一不提防就滑到這裏來了。

之七

偶然同IP散步在墓田裏。雖說是墓田比國內公園猶覺整飾的花木道路交織着蔭鬱着，墓

(1215)

門邊的花束尙未萎枯是表明掃墓節過去還不久。在這國度裏雖是死人也不願聽其荒蕪冷落而要刻意加以修飾的是證明這國度的人愛美比死都要緊。然而坟墓間所特有的那種陰沉的荒寒的足以使人徘徊悵憑弔懔然的氣分是沒有了，反過來說死者也變作了生者的點綴——也許是附會吧總覺得即此一端已儘夠說明這國度現世主義的享樂態度。永永悵懂于坟墓而露出一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的悲觀喪音至拋開現世而靜待死亡之來臨者恐怕就是日暮桑榆的老大國的人生觀罷？話是越說越遠了在這裏我並不想談什麼人生問題所以不得不截斷。墓田中的木筆桃榆冬青還有許多不知名的植物都醒了過來吐出青春之息，啊！這肥碩的白木筆和燃人炎情的紅桃花確曾烘染過我過去的一段生命。自己常稱爲「夢旅」的江南遊恰好是一年前的此季，那是作着傷感的然而輕快的雖說是作了事而其實無異汗漫遊的羈滯在G縣裏纔初次逢到了木筆，一向生生長于北地的我對於這樣肥碩瑩潔的花中金剛——這是我加給牠的封號——不禁驚嘆了！更以長久在都市的煙塵中早已忘却了這一年中最自然最美麗的一季，也如草木魚鳥似的眼睛醒在自然裏變作了那樣孩氣那樣跳跟鎮天的和一羣男女小朋友躑躅在野地裏。尙沒有完全被近代文明所侵佔的G縣仍然保有着古典的濃厚趣味：竹林呵茅舍呵桃園呵在異鄉人看來都是醉夢中的詩和畫似的那樣飄逸那樣靈幻，特地避開了現實而來尋夢的是必須這樣

纔不失望的。掃墓節趁着休假領了弟弟妹妹們一羣去訪M弟的故里，順便搭了火車遊玩了金山北固曾于那金山七級浮屠上望遍江南江北的煙樹，還有江心江岸飛逐慢蕩的帆影煙樁，不忍即別似的繞着塔嶺有莫泊桑人心中的一段心情縈迴着。從北固望着矗立江心的焦山茫茫煙水中更引起故事中的仙島蓬萊幻象，把從中學時代孕育着的詞歌情趣盎然脹滿了胸膛想把妹妹們抱起來而熱吻的心情曾有過。然而就在那時C妹把她青春苦悶的消息洩露了！要組織自殺團而偏出以玩笑口吻的C妹其實我早已體驗到。記得在十四年的炎夏挂冠于故省N司令部飄然南下，從武漢向南京癡遊中倚在招商輪的船舷上也曾有過這種妄念，那是船泊蕪湖時上來了一個領着兩個幼弟似的孩子而像跋涉着很艱苦的旅程十七八歲女學生模樣的少女，受了脚行的欺凌她眼中滾出了眼淚，慣于亂發同情而又疑心她是正遭了什麼變故陷于困頓之中于是不勝其憐惜的看着她。本來是夜裏當船離開蕪湖時四週已響震了鼯呼了只有她和我只隔着五步遠近靠着鐵欄俯看那深黑無痕的江水，我疑心她要自殺她也疑心我要自殺吧然而禮教和羞恥终于在五步距離間築起了鐵壁使沉默沒有從我們間飛去，近乎欣災樂禍似的我想她即刻跳下去我好抱着她同滾入江心，那是正爲了學校開除政治碰壁而陷于窮途無路，若按心理學的解釋其實還是青春的苦悶作了各種苦悶的底流。然而在C妹要組織自殺團時我只以輕輕一

(1217)

笑了之了。從鎮江歸來後于疲憊了的暗齋中尙鼓起餘勇登了環繞着M弟故鄉的D山，說是遊D山要從匪窟穿過不得不加以相當戒備M弟的老弟T取出來三支武器：一支長槍一支匣炮分配給各人，那是下了決心即使遇匪也不惜以性命賭賽是抱着那樣兒戲的冒險！在蔭藏在翠竹林中的那座寺院裏吃了和尙招待的素麵天已經那樣昏暗下來了，然而大家還要以登上對面的最高峯爲滿足；那峯真如懸在半天的垂盤只要看看也盡夠人股栗！擄起了長槍掛上了匣炮向和尙道了謝如古英雄似的走出了寺院。滾向地平線的太陽已被山峯所蔽谷底更覺得暗黑，從山巔望着由甯向滬的列車如一條大蜈蚣起伏伏蜿蜒隱隱現現蠕屈在田沼丘陵間吐着灰白色的毒氣，長江瘦了看不見水而只是一條煙痕；大地是模糊翠綠一種迷濛美使人遐想。說着笑着打着鬧着即使在一望使人頭昏眼花的山巔也止不住我們喧嘩攀。草附石爬着那羊腸小道眼是不敢向谷底望，啊猛不防脚下活石滑了一塊我跌倒了至把大家嚇黃，然而即使在怎樣危險境地我們的笑聲始終沒有停止過。繞了十餘里的山路纔離開峻巖的恐怖而又不得不擔心匪驚了！趕到山麓時對面已不能看人然而就在這樣境地中路傍忽然出現了兩個黑影大家全身像浸入冷水裏！「是誰？」M弟一邊招槍一邊嚇問；「你們是誰？」對面也迸出這樣聲，「我們是遊山的，你們是什麼人？」「我們是這莊上的老百姓。」「啊，誤會了！M弟呼

(1918)

語 錄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一六

上了最後一口鬆軟氣。對方抱怨似的說「我們還以為有了土匪！唧唧噥噥的都背着這樣傢伙！」一場恐怖消去後大家又恢復了笑語。將近M弟的家門時就在離不到十里地的一個山坳村莊上作着民團與匪團的激戰！「拍咚拍咚」槍聲回應在深谷裏更顯得激烈而怖人。三支長槍擁護着兩個公主從險阻黑暗的匪窟中脫出儼然是一捲傳奇電影，幾乎莫名所以的何以當日會有那樣的呆心與野胆？然而CK等的妹妹們又是騎驢子也會掉下來的從未出過遠門的姑娘！為紀念這一次的旅行我曾寫下「春游」二字為題目想作一篇散文式的遊記，是抱着那樣輕衫快履桃錦菜金似的心情想把當日山色水影男粲女嬌的形色寫出，然而剛一起首校內風潮起了我不得被逼逃滬。即使現在把心情怎樣沉迴于過去恐怕寫不出當日彷彿中的萬一吧？況墓田間作伴的是只有多愁的P！徘徊在千萬里海外的異國墳墓間來回味以往的甜酸幻影只有剛吐舌的木筆和初露頰的羞桃知道生疏者是如何一種心情！

(未完)

質 物

南 生

抖戰着我的心情，

強抑着我的痛苦，

(1219)

我偷偷地逃出家裏，
賊似的抱着衣服！

穿過了冷街僻巷，
蹙到那質否的小屋，
櫃台不過一丈多高，
堆積的呵，琳琅滿目！

拭去了額上的汗珠，
我的心還有些突突，
把衣服擲上了櫃台，
不由得長吁一口氣！

店夥投猜疑的眼光

質 物

(1220)

譯 林 等五卷 第二十五期

一八

檢視我衣服的各部；

我伸長了頸子

直如待決的囚徒！

呵，我的親愛的衣服，

我十分地對你不住，

平素你擋去了我的風寒，

今日我把你這樣地羞辱！

你雖然和我親愛，

救不了一時的急務，

用手接過花綠的紙幣，

我瘋狂般吻牠無數！

十八，四，卅下午

童年片斷的回憶（續）

魏中天

5. 媽媽的身世

冬深了，各處的樹木呈着蕭條的景色。

無情的北風，好像專和沒有衣服穿的我們作弄。

我，妹妹，媽媽一道在沒有風的地方晒太陽，借太陽的熱力，作我們的衣裳。

媽媽講着她過去二十年來的淒涼故事，長吁短嘆的嘆着她命薄如紙。

「我的八字不好，生來就受着飢餓，八歲時嫁給了你的爸爸，聽說那時你爸爸早就做了人家的僕童，那時我年紀很小，是不太清楚的。」

向能記憶的，就是每天祇吃二碗粥，是由家娘剗定給我的，還有每天平均有一次給家娘無理的毒打。

過後幾年，那時我已十七歲了。就死了凶惡的家娘，我很傷心，不過，這傷心是傷心我自己要做新家娘了！

(1221)

(1222)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二〇

我十九歲那年的冬天，你就誕生了，從此你也跟着你窮苦的爸媽餓肚了。

你爸爸于那年就脫離了僕人生活，想謀小小的生意，遂由觀佑的介紹，向薰林借了五十元本錢，做販賣商人，命運注定了的我們，唉！……過了這一年這生意完全失敗了。

你爸爸找不到出路，一家四口、那時已有你弟弟了）整天的飢餓着。一天，薰琴來討債，你爸爸被他打破了頭顱，跟着你爸爸就得了一場很危險的病。

走來了陳叔婆母子二人，陳叔婆面孔黃黃的，好像菜園的南瓜，手上拿着火圍，坐在我們的旁邊，她們也是和我們一樣沒有衣服穿的人呀！

媽媽招呼了陳叔婆一聲，接着又講下去：

「這時，我開始認識有錢的人兇惡與殘忍。

……（此時媽媽流淚不忍說。）

……」

她最後的一句，含着淚說：

「心肝，你長大了，當努力！有錢的人是兇惡的，無情的，你當代一切窮苦的人們報仇

呵！」

無情的北風越吹越大，於是我們走進屋裏去了。

飢寒交迫着的我們，祇希望着「春天來臨」！

一九二九，六，廿日。

6. 新年的娛樂。

新年的那天，我和小妹妹跑到一羣孩子們那邊去玩，那知，他們拒絕了我們，說我們衣服不好，又污穢。

回來，我哭了，媽媽安慰着我說：

「乖乖！不要哭，今天是年初一呀！他們拒絕你玩，那你就不要去呵，你可去嶺下林芳，阿福，進添：處玩，那才是你的好朋友，他們定歡迎你哩，因為他們正是和你一樣沒有衣服沒有錢呀！」

我聽了惟有點頭說是。

(1223)

後來，我們議決不出去，決定在自己家裏玩，作樂。找了很久，才找到我們祖父時用過了的破舊的鑼鼓。

我打鼓，那鼓皮是黑藤藤的。

小妹妹右手拿着筷子，左手拿着碗，她是打拍子。

再叫了隔壁的順招哥幫助我們，他一手打鑼，一手打鈸，嘴裏又說呀，呀的聲音。還留了一面小鑼，沒有人打。

打了一陣，我提議：

「我們做戲吧，順招哥做丑腳，小妹妹做旦腳，我就打鼓。」他倆怕羞，反對了我的議案。

媽媽看了我們，笑了，接着說：

「小鬼子，這樣歡喜，晚上沒有飯吃哩！」

我們不管她，一味做我們的工作。

得意洋洋，鬧了大半天，真有趣呵！

「咚起！咚起！咚起咚起咚起……」。的鼓聲，到現在還印在我腦海裏，很深

刻的。

一直鬧到我媽媽叫我們吃晚飯時，我們才停止。

我們又議決：

「吃完了飯，再來打鑼鼓呵！」

在吃飯的時候，小妹妹口裏頭還說着：「咚起！咚起！咚起！咚起！咚起！咚起！咚起！」被爸爸兇了一眼，俯着頭不敢作聲了。

一九二九，六，廿二日。

7. 隔壁的順招哥。

我的年紀一天天長大起來，我已是十三歲了。

爸爸爲了我的婚姻問題，慌了！

(1925)
奇怪得很，那時我也很想得着一個小小的伴侶，因爲聽我媽媽說明年正月我妹妹要出嫁了。

(1226)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二四

鄰近伯先叔的兒子，他的年紀和我一樣大，他已有二個小小的梳辮子的老婆，我怎麼一個都沒有呢？這太不平等了，太不平等了。

隔壁的順招哥，自從我那次叫他幫我們打鑼鼓以後，他對我們很要好，每天晚上都跑到我家裏來玩。

他是一個獨子，他媽媽很痛愛他，家况比我家中好得很多，他媽媽買了一條水牛給他，他每天的工作，就是牽着水牛到山野間去。

有時，他偷偷的拿了他媽媽給他的食物拿給我們吃，我們真的感謝他呵！

他自己說他很多山歌，都是牧牛時旁人教給他的。一次，我們也要他教給我們，他就唱道：

「你要山歌涯教你，（涯即我。教讀高。你讀呢。）

你的生春雞媽捉來擇；（春即蛋。雞媽即母雞。）

一共吃你二三塊，

滿肚山歌教畀你」。（畀你即給你的意思）

唱完了，他笑了，我們也哈哈的大笑，我說：

「我沒有生蛋母雞怎樣辦呢？」

他答道：「這是說笑的，我怎麼要你的母雞哩」。

他又述及他牧牛時的快活；他曾看過山羊，又看過野狗，又看過一次老虎，小妹妹聽了老虎二字抱住了我的脚，恐怕了。

我說：「暫時不要說老虎吧」。

他答應了以後每天晚上教給我們二條山歌，我們歡喜極了。

一九二九，六，廿四日。

8. 我們的路

在一堆綠陰樹下，坐着四個年紀不相上下的我們，聚精會神的高聲的談着，有時也笑着，經過一點多鐘的時候時，我們已結拜為義兄弟了。

吹來一陣清風，樹葉飄飄的擺動着，於是我們四人分散了。

(1227)

(1228)

離 離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二六

桂芳爲大哥，十六歲；花名爲貓精。

統歐爲二哥，十四歲。

我第三，十三歲，又名阿玉。

代榮最小，因爲他才十歲哩。

我們結拜義兄弟的宗旨是：

「劫富救貧，抑強助弱」。

大哥還宣誓道：

「我們誓同患難，甘苦同享，如有中途背叛者，天誅地滅」。

大哥很勇敢，又有才幹，雖然是祇讀了二年書；從此我們祇有聽他的命令或勸告。

七月的天氣，那時龍眼是結果成熟了。

一次，我們決定偷阿壽伯的龍眼，在各人都睡午覺的當兒；大哥上樹，二哥也上樹，我在地下候着，代榮做眼線，站在很高的地方。

大哥對他說：

「假如有人來了，你就拿了竹笛一吹，我們就曉得了」。

他答應：「好，我曉得」。

于是乎各人做各人的工作。

還沒有半點鐘的時候，忽然，聽了竹笛一吹，我們不顧一切的急迫的跑開了；二哥生怕偷來的龍眼被人搶回去，所以他拚命的跑，不料，跌倒了，二個膝頭出血，褲也破了一個洞，我們跑了半里，回頭望望沒有人，我們的心定了，又聚在一塊。大哥責備了代榮不細心亂吹竹笛，當受嚴重的處罰。

又過了五分鐘。

你一個，我一個，四個人共吃着這偷來的龍眼，雖然是受了驚，此時已是忘懷了。

不過，祇有二哥好像發出了一件很難解決的問題：「回家了，假如媽媽問我：『你的褲子如何弄破了一個洞』？那我怎樣的回答呢？」

一九二九，六，廿五日于康廬脫路。

野花與蔓草

式微

(9) 命運捉弄我們。

我常常感到命運的捉弄我們，就是很小很小的一件事，都不能逃出牠——命運的手掌，譬如像最平常的約會，見面不見面，也好像受着命運的捉弄：

那是星期五的午後，吃完午飯我便趕進城去上私人教授瑪麗小姐的法文課，因為那幾日我正預備行李要到里昂去，非常的忙亂，理行李呀，去聖拉若站拿學生半價票呵，預定車位呵……講起來不過一二句話，做起來却非三四天不行，這是最後的一課法文了，在我離巴黎之前，這一次不能不去，不單爲了功課，還要去辭行。

我一上瑪麗小姐家的第六層樓。按了電鈴，開出門來的却是B夫人，瑪麗的母親在門裏的一條側過路，她們安置了一小桌，居然把牠佈置成像一間房子了，我上課就在這一隻桌上，此刻是B夫人在熨衣服。

「呀！式微！」B夫人喊起來了；「不君已來過了，留着有兩封信，是你的，我們都驚詫你何以昨天竟不來，過了這三時，瑪麗正要來看你了，猜想你必然是生病了！」她說完放

下熨斗，進客廳去立刻舉出了兩封從中國來的信，我也正跟在她的背後進客室去，她回轉頭來，我就接了起來。

我與瑪麗及綠蒂照例的握手相見後，就捱着她們的旁邊沙發的空隙上坐下，我一邊聽着她們的話一邊却急急地拆開信來看：一信是從T埠來的，說到去年寄的款至今查不着，一封是S埠高先生的信，有着不君的事。我待看完這兩信，我的心曲完全被擾亂了！我急於要去看不君，交給他以高先生的信，也急於想去銀行查款；我想假使這筆款能查得到，對於我，不是救了我目前的一個大難麼？我身邊的法郎是剩得只夠數日的食糧了！

「好的！好的！」B夫人自薦了說：「你同了瑪麗去，她是認識的！」

當我說出了我想去訪不君的話時，B夫人就不得瑪麗自己的同意，這樣說。

「但是她高興不呢？」瑪麗立在鋼琴邊，與綴十足地說，「好的！好的！」
瞬間間穿上外衣，瑪麗與我就出了她家的寓。

「式微，你爲什麼不早一點兒來！天呀！我差不多要哭了！」剛剛走出大門，她且喊且說，且做了鬼臉。

「爲什麼？你有什麼要事？」

(1231)

「三時我有一個約會呀！」她說了，一種似笑非笑的臉色，接着輕輕地說：「我的媽媽是不知道的！」——「現在，你看怎麼樣？你有什麼辦法，使得我能去赴這個約會，你知道，我的那朋友是很忙的。今天不晤見他不大好，而且此後再見也困難，你無論如何得幫我一下忙！我的小式微，我的親愛的！」她說着便湊着我的頰，親了又親。

我沉思了一刻；「那麼我獨自去看不君好了，你自去會晤你的朋友，可是你怎樣去回答你的母親呢？倘然她不見你我一起回去而問起來的話！」

「那不打緊，」她笑了說：「我對她說式微已回村去了，因為怕太晚了趕不上晚飯！」她說了聳肩笑，

「怎麼一篇美妙的誑話呀！」我大笑了起來：「你覺得那樣好，就那樣說罷！」

「我真感激你，」她說：「否則我真只好哭了！」——「謊話這是不要緊的，你知道全世界的少女們，誰能在她的青春期內不說一句誑話？那是不可能的！」她忽然正色了說。其時我們已走過先賢祠，在去魯森堡園的直街踱着。

「還早！」她說：「三時還差十分呢！」——「我可以送你上地道車！」

「不必罷！」我說。終於在走到巴黎大學的正門前，——孔德像的小場口便分了路，看

她逕往魯森堡園的那一邊去了。

我走到聖米顯街的地道車站，在地車圖上找了好久竟不見不君那邊的終站地址，我真悔呵，不該把不君寫給我的那一張路名及換車的站名紙兒，沒有帶在身邊！呆立了一歇，癡想了一陣，忽然想到了及君，——不君的朋友。或者他知道這路程，於是立刻我回轉了頭走，往羅蘭街去，經過瑪麗家的門口，我好像做了一件什麼不能公開的事，心老是跳着，只怕在門口遇見了B夫人或綠蒂，她們若問起我來，我將何以回答呢？像逃難一樣的到了及君的寓。

及君在着！我一進門便告訴了他我所要請求他的幫助，他立刻答允了下來，但當舉出巴黎地圖翻時竟找不到那一條路，結果我們不知怎樣去，在旅舍的大門口看了地道車圖，依然還是不明白：——其實，據說坐地道車是頂簡單而容易找路的。這樣，我們決定坐了小汽車去，這雖然費一點，然而時間却是經濟的；並且這麼辦是決定能找得到的。於是我們便走到植物園邊的那大街去雇了車。

誰知這一位汽車夫先生與我們倒是一樣的：到了二十區，而不君的住址還是找不到，我們只好下車來自己問訊了；我們的車正停在一個地道車站的旁邊，一位路人指示我們說這已

(1233)

(1934)

經過了一站，我們是該在「Palladium」那裏停的，不君的住址就在離那站不遠。至是我們只好辭却汽車，便步行去找。

不君的新寓，我與及君都是第一次到來，所以我們全然不能亦無以想像到底那是怎樣的一條街及怎樣的一箇門面等等，我只記得不君曾對我說起過是在一個小山坡的高街，對面是一個火燒空場，堆着許多破舊的木料及磚片，「可是，風景不壞呢！」不君說：「看暴風雨是很有趣的！」在這幾句簡短的話裏我實在建築不起一個整齊的印象。

好！終於給我們找到了！這是對的：靠近一個火燒白場，新的樓屋，在一個高高的斜坡上，不君的居是在第六層樓。我們逕去門房那邊問：

「剛出去了！」一個老太婆從門房裏間出來，說。

「什麼時候他在家，他剛出去的麼？」及君問。

「對！他剛出去的，出去了不到卅分鐘呢！」

「這真是命運，」我說：「難得我們坐了小汽車來找他還見不到！」
遲疑了一下後，只好留了一個字條。走了。

在大門外，我與及君徘徊着，抬起頭來看那高高的六層樓，只見着那半閉的窗戶，與那

小小的洋台。

我們無所爲的踱了一歇，天氣是很熱，更是在找不到想見的人的一種煩燥的情緒使我們感到疲倦。斜坡的角有一家小咖啡館，我們便在那裏坐了下來，各人要了一個牛奶和咖啡。太陽正對着我們，炎炎地發出那熱光。

一邊喝着咖啡，一邊談着不君我們以爲在這對着三角的地點必定能夠守候着不君的到來，誰知直到了五時半還不見不君的影子，到了六時正，我們不能不還去了，這是晚飯的時候，飯店對於我們將要「過時不候」了！

先還到羅蘭路，房東老太太一見及君，便說道：「冷及先生，你的朋友來過了！」我聽着「冷及」兩個字便忍不住笑了出來，這位老太太最慣把中國人用英文聲字拼起來的姓字用語文讀，於是乎“Ling”變成「冷及」，“Tchang”變成「張及」，“Hoshe”變成「翁及」了！

這樣，冷及才竟大大地驚詫起來了；「可是——可是？」

「是的！」老太婆說。

一些也沒有辦法的，我們就往前日去吃飯了。

(1235)

(1236)

從飯店出來我也不再想到見不君了，覺得事情都已結束，一無掛牽他的，及君送上電車，我便寬寬心心的還到村中。

晚風很清涼。而最奇怪的，村的大道兩旁，在黯黯的燈光下，立滿了許多男女老幼，好似在等待什麼似的，我忍不住好奇起來，到小食店一間，說是小汽車比賽是今晚從比國到巴黎，經過這大道，大家在等着看。

我一聽這話也着實想看看，然而一方面却因為倦而想去休息了，終於慢慢地踱到自己的寓裏。

開進門去是暗暗而靜寂的，這是無疑的，房東不在家，我踱上樓去，開進自己的房門：呀！這一驚真非同小可，電燈光亮着！

靠桌而坐的福端椅裏的正是「不君」！

「嘻！怎樣的呀？」我拋下帽子，笑了說。

「怎樣的？——等了半日天，你到底這一下午到那裏去了！」不君裝着生氣說。

「誰叫你不在家樓！」我說。

「嘻！這真奇怪了！」他說：「你到我那裏去麼？」

「當然嘍！不止我一人，還有冷及君！」我說。

「那對了！」——「可是這真奇怪了！」不君又說：「我以為你在三時有課！我在三時正到瑪麗家去的，B夫人說你倆出去了，不一刻就還，於是我便等着，哼！那知一直等到六時，瑪麗獨自還來了，她說式微已還村，她在圖書館裏看書呢。——但在六時一刻我去冷及君寓的，房東老太婆說冷及與你正出去了！——這不是奇怪麼？但按相信B夫人及瑪麗的話，我吃完晚飯就下鄉來，等到你直至現在！」

我哈哈大笑，笑得匍在地下立不起來了！「阿彌陀佛，天曉得！」

「女孩子們真是靠不住的！」不君賭起了嘴說。

「嘻！嘻！男孩子們靠得什麼？男孩子們靠得住麼？——男孩子們也靠不住咧！」我笑了說。直立起來，他把我攙住，撫住了我的頭靠在他的膝上：「調皮！啞！還要頑皮不？」

「這一回真對不起你！——命運真弄我們！」我笑了說。

一九二九，七，一四。

賀儀

崇羣

(一)

一個矍矍的青年，挾着許多東西從百貨公司裏走出來了。百貨公司門前的燈光，能夠把他的影子照得很遠很遠的；不過街上還輝煌着其他商店的燈光，他的身影便漸漸加多，終而至於混亂了。

他穿過幾條馬路，進了一條路旁的小巷，巷裏是一片模糊灰色的輪廓，一個朦朧的新月，正懸在頭頂！這薄暮時的情景，他現在纔清楚地認識了。街心的那些雜沓聲音，雖隱約地聽不清楚，但摩托從瀝青馬路上駛過去的風聲，和駛遠了過後比比……比比……響叫的汽哨，不時地還能從順風暴傳進耳殼來。

月亮在雲堆裏緩移着；又彷彿在跟着他的，跟到他的家，跟到他到院裏，等他在廊下的椅子上坐定之後，她纔停住。可是她還依舊很耐煩地從雲堆裏現出來或隱進去。

在百貨公司裏，他曾買了巴黎的香水，印度的絲綢，一打一打肉色的長統的絲襪，一打一打碎花蝶形的手帕。還有一盒一盒的香粉，雪精，口紅與眉墨。除了這些，還有一對銀製填采石的鏡框，這要是他所買的禮物中最心愛的一個了。

——華女士的婚禮，月中就要舉行了！他想到這裏，他的心就立刻悸跳了起來。有時覺得胸口被什麼東西截斷着，很久很久才伸一口氣。

他想到剛纔在百貨公司裏的經過，他又禁不住輕笑了。他是在笑他聰明麼？還是愚蠢呢？

是在百貨公司的昇降機裏，從樓底向上昇的當兒：

「綢緞在三樓買麼？」一個男子問他的女伴。

「嗯！」她點着頭，她是一個極時髦而且漂亮的女人。

他這時正覺着彷徨的痛苦——這偌大的百貨公司，不知一層一層儘買的什麼，此刻聽人家這樣說，他於是記着綢緞是在三樓買了。

昇降機在三樓停的時刻，他也隨了人家一齊下去。

(1239)

他從來還沒有到過這樣闊綽的百貨公司裏買過東西，他心裏有些不安。並且，他不知道現在要買什麼，他所記得的幾個布名：夏布，藍布，格子布，愛國布。關於綢緞方面的，他知道天青緞，杭綢，華絲葛。但這些似時髦而不時髦的衣料名目，使他失了自己判斷的能力了。已經走到這裏，衆目都在注視着他，到底買什麼好呢？他急躁，他怨恨，他深悔他自己

(1940)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三八

太孟浪了！

「今天買什麼呢」？剛才在昇機裏的那個女人聲音。

「你愛什麼，便買什麼。」那個男子的聲音。

「那麼，對了，聽說到了大批的印度綢哩？」

「嗯……」

他們在他後邊走，他聽得很真切。

「對了，還有新興的物華萬，我愛極了，也剪幾尺吧。」

「嗯……」那個男子總是很親切地答應着。這時我們已經走過了他的身邊，到了南窗下的一列櫃檯了。

——時髦女人口中的東西，當然是時髦的了，這是沒有疑意的。他心裏陰自感謝這位時髦的女人，因為從她的口裏，無意地教給了他兩個時髦的衣料名子。

於是，他腰立刻直起來了；毫不氣餒地走到靠着穿衣鏡旁邊的長案前面。

「新到的材料——」他装着行家般的口吻說，「有印度綢吧？」

「有，有，請候一候，樣子多得很。」

(1241)

他有意無意地亂揀着，終於剪了一件九尺長的女旗袍料子。

「把新興的「無花果」也拿來看一看。」他想再買一樣。

「……？」那位滿嘴鑲着金牙的店員張着口，表示他的疑問。

「無花果！」他以為店員在包東西，沒有聽清他說的什麼，他於是又加重地說了一遍。

「無花果？」店員承着他的口氣也問了一遍。

「嗯。」他表示不耐煩地了。

「罐頭的無花果，許在地下食品部賣。」

「×」他左右搖了一下頭，似乎他一方面表示否認，一方面在表示他有氣悶了。

「五花葛。」他急中生巧地創造了一個名子。

「唔……」店員略略揚起了頭，「是物華葛吧？」

「嗯。」他毫無自信地點了頭。

「物華葛，一塊四毛一尺，作女袍料最好不過了。」

「噢，我是打聽打聽的。」他不好意思地答着。他臉上這時也掛着一付難為情的神色

了，他便急忙離開了那個長案。物華葛究竟是什麼一種料子，他到此刻也不曉得。

(142)

他慫恿自己不曾聽清楚那時髦女人說的名子，所以鬧了一場笑話。他心裏非常零亂，還到什麼地方去或再買什麼東西，他一點也沒有計劃。

剛走到昇降口的地方，徧徧又遇見了那一對男女。

「我還要買雙線襪呢；雪精，香水也都剩得差不多了。」

「那麼我們就在二樓下吧。」

昇降機來了的時候，他又混着他們一同進去了。在昇降裏的剎那，他於是也決定了，決定買些最愉快最稱女人心的東西送給女人。

在二樓下去的，他又正好是他們的同伴。

看罷，絲襪部的前面，立着黑壓壓的一羣女人，看罷，化妝部的前面，也是立着黑壓壓的一羣女人。看吧，那些已經買了許多的女人們，是那樣的滿足，高傲，得意！那些還沒有買到手的女人們，又是那樣的失望，怯懦，可憐！她們用賊般的眼睛偷偷瞟着那些闊太太與小姐，她們好像被那些紅的，綠的，金的，銀的東西催眠了，她們佇立在玻璃櫃前邊一動也不動。

他在這人肉市中轉了幾個圈子，他也買了許多東西，但那些失望，怯懦可憐的女人們，

也好像不吝她們的眼色來矚望他了，彷彿要說：

「給我買些吧，你——親愛的男人！」

混淆在女人堆裏很久，不覺地把那部活的「女性裝飾指南」失迷了，他茫茫然地不知所之了！

他後來又無聊地跑上四樓，四樓上儘賣的是傢具和照像器械和材料。那一對填采石銀製的鏡框，就是在這裏買的。在許多禮物中，惟有這一個是他所愛，也正因為是他獨出心裁的。

.....

當他想着這些在百貨公司裏的事蹟時，他忘却他眼前的世界了：.....

現在月亮已經填在深碧天蓋的當中了，她是那樣的澄清皓潔，她才是一個終古的貞女！

畢竟是衰秋了，衰秋的景象，被那些牆陰樹下的虫兒哀鳴着。她們是那樣的纏綿淒惻，她們才是宇宙的哀音！

(1943)

被長期胃病所煩惱着的他——那個癯瘠的青年，還在翻來覆去地進想他的幻影：人間究竟有沒有那麼一個如明月般的純潔如秋虫般的真情流露的少女呢？

(1944)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四二

他的胸口漲疼着，但不斷的思潮，又彷彿越氾濫越洶湧了！

(二)

華女士在妝台前邊正塗着口紅、抹着香粉時刻，看見對面鏡子裏張媽來了。她轉過頭去，張媽已經把一個紙包和一封信放在案上。她把信首先拆開了：

茨英：

你出嫁的消息，並不似青天霹靂地那般驚動了我；它像一聲兩聲早鳴的蟋蟀，把秋信驟地送來了。現在我好像聽着蕭殺的西風，也漸漸吹進窗櫺了。

我滿想我能在你未嫁之先去見你一次的，無奈我的病却一天重似一天。我也確知我今天不如昨天；那麼我有什麼把握再希望着明日呢？雖然我幾次想掙扎着，抑止住我的喘息，振作起來去晤見你，但我的腿，我的身軀，已經不受我的支配了。啊，一個活躍未死的心，已經埋在漸廢漸殘的軀殼裏，那是怎麼一樁永永抱憾的事呀！

我且支撐起腰兒伏在牀前寫吧，字體當然不整齊，心情也許比疇昔更崎嶇了。

你還能記憶着你母親沒有去世，我還沒有出國的那年夏天麼？我們每夜都是坐在葡萄

架下談到月落盤歸的深更；深更的時候，還有南鄰的姑姑，東鄰的胡琴，還有我們三個
人騰躍的心聲！你母親永遠是用愛你的心同樣愛我；我也從來是把我全個的心奉獻了給
她。一個少年失母和一個老年無子的心，他們有什麼不同呢，同是久旱的荒蕪的園地望
着雲霓；同是久雨的陰霾的暗室望着晴明！那時，你我雖還有些腼腆，羞澀，但未始不
是一對初學張翼的小鳥喲！

然而，我深知你母親心裏暗暗留着一條永遠不能填補的宏溝，她時時長嘆着，嘆着那
不能再行挽回的事實——不是麼，我已經和你的庶姊訂了婚約。

她不斷地咀咒她自己的命運；她也不斷地爲她的英兒一生憐惜。我幾番想盡我的全力
去安慰她，可是我空洞洞的竟沒有給她一點慰藉……

我出國不久，便接着她的喪信，那時正當櫻花飛謝的時節，我一個人默默坐在窗前；
花是如雨般地在空中旋舞，頭頂上的白雲，也總是悠悠地飄遊。啊，縱使我沒有感春
情緒，但憶起了你母親的幽靈，你的前程，我真是禁不住地寒慄，禁不住地恐懼起來
了！萬物雖各自有他們的來源各自有他們的歸宿，但誰能預先知道一點呢？早知永訣是
這般迅速的到來，我怎不會早早投在她的懷裏痛哭幾聲我想要呼喚的呢！……

他去世後的不久，我和我的庶姊婚約便解除了。那自然因爲一對陌生是沒有相結的可能。不久，我又聽你和你的祖母離開我們分居；從此你們的消息也就越發沉寂。今年的春天，我因病踉蹌地回來，唉，空洞，死靜的四圍，還那裏尋得出以前的舊跡呢？我在失望，病痛的深淵裏消沉着，我竟沒有一點勇氣去看你一次。後來我知道你和一個中年的軍官訂婚了，你有豐富的金錢，他有炫赫的聲譽……

後來，我更知道你是真個的滿足了。從此你將在春水裏歡泳，新綠的坦途上蹈舞了！並且我希望着你的青春不老，你們的幸福無窮罷！

我是一個日暮維谷的人了，蹒跚也罷，躑躅也罷，黑暗將從四圍籠罩上來，當我疲憊到精竭力竭的時候，我終會仆倒下去的……

也不過是短短兩三年的過隙，我們的已往成了昨夜的夢，彼岸的花了。在我每逢想到了它們時，我就禁不住地震撼，惆悵；在你也許早已把他們忘卻了。忘卻倒好，忘卻可以減少你許多苦惱。同時請你今生今世也不要再記掛着我了，我愚蠢，我可笑，我像一個被燒死的燈蛾兒竟不自知！

茨，我這裏誠實地告訴你罷，我早已是一個沒有愛的人了，當初雖會生過幾個欣欣向

(1247)

榮的幼芽，但有的被金錢的光芒曝枯；有的在冷眼相視中冰死了；還有的恐怕就是生生在雄糾糾的高底鞋下殘踏了。恕了我罷，我是在發燒中說着話。

前星期我曾在S公司裏給你買了幾件禮物，不知道還合你的意不？這幾天身體懶得動彈，氣色也越發變得難看了。我幾番曾這樣想：把這些紅的綠的，烟燦奪目的衣料縫做好了穿在自己身上；把這些口紅眉墨香粉也塗在我自己的臉上，那麼一定可以把我裝扮得生動好看了；誰還認識我是一個垂危的病黃人呢？誰還分辨出我沒有完全的靈魂呢？茨，你想着可笑麼？其實，我不敢那麼做，知道我的人，還依舊罵我是一個裝新活屍能了！

此外還有一對鏡框，是我最心愛的，也希望你能收下罷，因為空着難看，所以把你母親當日贈給我的像片鑲在裏邊了——這像片裏不是還有你麼？那時你纔十五歲——其餘的一個，我想不久就有更好的像片鑲在裏邊了；我不願意知道那是誰，自然我也沒有知道的可能了。

好了，止住罷，我贈你不僅只這一點禮物，我希望你對於這封信更寶貴它一些罷！我已經伸出了我的雙腕，我在我這屋角處為世間的幸運的人們永遠祝福了！……

(1948)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四六

華女士已經把信慢慢看到末尾了，她又對着鏡子彷彿嚮往到什麼事情上去似的；但不久就被他自己的漆眼朱唇盡惑了：她想到她這美麗的面龐，她的一切都被忘却了。

(三)

過了幾天，在華女士家裏舉行着盛大的婚禮。

被遺忘了的，依舊一樣度日的，恐怕只有她們家裏那隻老貓了。在平時，她的飲食看護比誰都要週到些，今天卻剩了她孤獨地臥在一把椅子上。她並不稀罕今天的椅子上鋪了綿柔的紅毡，繡花的靠墊。她依舊咕嚕着——不曉得是人間的謳歌，還是一切的咒語？從她的倦眼縫隙望出去：一切都新了，都紅了，一切都變得花簇簇的了。平時她撲蝶遊戲的花壇附近，她跑着跳着的天井四圍，現在都是黑壓壓的一堆人頭攢動着……

一切對於她好像遺忘摒棄了似的。

她自己，一點也不好奇，為避免那些使她驚異的現象，她睡着；為忘却了自己被摒棄的煩惱，她睡着。其實，為自己的安閑，為自己的靜穆，她當然也要睡着。

無奈亭午了，全院的聲音都被喧天的鑼鼓所克服，這時她也被驚醒了。

不久，一個五彩的花轎就從她的面前抬過。她聽見裏邊有嚶嚶的哭聲——也許是真哭吧，哭得好像音樂似的。

一片雜亂的人聲，鑼鼓聲，漸漸寂靜了，那輕細的哭聲，隨了那頂花轎也越去越遠了。一對喜燭，還在堂屋裏默默地高燒着，剛纔像舞台式的局面，已經被帷幕遮垂了。

她凝望了很久，她究竟不能了解這一幕人間的喜劇。

今天，她除了在桌底椅下多尋幾塊碎剩的魚頭雞骨之外，沒有一樣不使她朦朧的……今天，還有一個病着的人，暗暗爲幸運的人們祝福。

祖與孫

翟永坤

小牛的父母死得早，如今他十一歲了，還靠祖父撫養着。

黃老頭種了一塊菜園，每早天一明，就起床，到處去拾糞，大路旁，田隴間，山前山後，都能找遍。

因爲勤於種植，土地拌得很肥沃，菜蔬長的也旺盛，紅集使担去賣，賺的錢很不少。農

(1919)

忙的時候，還幫着別人做短工。他雖然老了，有五十來歲，但作起工來，並不落人後。

看看門，拾拾柴，幫着拔拔菜園的草，是小牛的工作。

「小牛，我到張家去栽秧，晌午回，你在家，不要跑遠了，怕豺狼。」

「清早，黃老頭兜盆冷水，洗洗臉，這樣說。」

「我要去，爺。」

小牛頹喪着臉，像要哭。

「你不去，沒人瞧門，回來帶鴨蛋你吃。」

鴨蛋，小牛最愛，正月他到乾媽去拜年，乾媽塞三個在懷裏叫他帶回，當時捨不得吃，留着玩，直到現在，怕放壞了，才吃掉。

他不哭。

黃老頭勅勅腰帶出門去了。

太陽偏了西，他還未見回，小牛也不覺得餓，坐在門前的草地上，依着樹睡着了。

天已近了黃昏，他才婦來找小牛不見，心裏一慌，當給豺狼噬了，後來在一棵樹腳下尋着了小牛，他在草地上蹣跚着，像一條狗。

「爺，蛋！」

他醒了，用手觸着眼，癢着嘴，笑出來，但沒眼淚。

「別淘氣，好孩子，快進屋裏去。」

他牽着小牛的手，一面往自己懷裏去掏，向幾間破落的茅屋裏走。

小牛一人在家，自然是例外。

無論到什麼地方，小牛總是要跟着，在他後邊，牽住衣角。

把他一人放到家裏，黃老頭也不放心，所以常叫他在一塊，這時他們的門鼻自然是落一把大鎖，另外再托鄰居照拂照拂。

他們在歸途上，比較最快樂，小牛在前面跳着走，唱着牧牛歌，不然，就是黃老頭講從小聽來的故事給他聽。

小牛最愛聽故事，時常纏着他爺爺，要求他講。

(1951)

這是一個中夏的一夜，明月比成玉盤，碧空比成水，都很恰當，輕風嫋嫋的吹着，流螢如梭的往來着，顯得這宇宙格外靜寂。他們搬出兩隻小小的板凳坐在門外，揮着蒲扇，驅着炎暑。

(1988)

語 絲 第五卷 第二十五期

五〇

「爺，講故事聽。」

小牛拉住他乾枯的手。

「我老了，見的奇事也不少。」

他說。「有一日，晚半天，下雨剛晴，我到後山去打柴，走到山崗上，聽見山脚下塘窪裏，直着嗓，有人叫，叫我的名字，我一面應聲，一面往下跑，到那里什麼也沒見，後來對別人講，他們都說是鬼，因為這塘裏以前淹死過人家的一個小媳婦，是折磨她，才尋短見的。」

「爺，那是誰？」

小牛仰着小臉問。

「我不知道，在很早以前。」

他翹起頭來望望天，天空的銀河，有意無意的回答。

「年幼的時候，」

他繼續說。摩撫着小牛的光頭。

「和幾個同伙放牛，牛在半山坡吃草，他們都在山崗趕窩，我，一個人，要到塘窪裏洗洗腳，走到半坡，快到邊，瞧見塘埂上 棵大樹的枝桠上，有一個蓬頭散髮的姑娘，正在那

里梳頭，一面流着淚。我奇怪，知道是鬼，嚇得魂不在身上，大叫起來，喊同伙阿狗們，她楊然。頭也不梳，祇用淚汪汪的眼睛，四下望了一望，撲通一聲，就掉在水裏去了，……」

「爺，我怕！」

小牛投在他懷裏。

「你不是要我講嗎？」

「你換一個罷，我怕。」

「換什麼？」

「豺狼的故事。」

「哼！豺狼的故事？有一晚上，講一個豺狼用尾巴在河裏釣蝦子吃，你不是嚇得和小貓一樣嗎？」

「咦！我纔不怕哩。」小牛抗辯，又獨自很好的坐着。

「記得我和你這般年紀，潑皮胆大，什麼也不怕。」

「你再講，看我怕不？」

「好，天也不早了，你瞧牛郎織女都挪了方向，我不再講了，夜氣很有點冷，你病了，

(1954)

又是我的累，我們去睡罷，明天我還要出門幫別人作工哩。」

他們站了起來，黃老頭用手指着天河兩岸的幾個星星給小牛瞧。」

「那是個牛郎，那是個織女……」

小牛也用手指着叫。

他牽着他朝回走。他們背後有一雙高矮不齊的疏影在移動着。

宇宙還靜寂得很。

(一九二九年四月杪)

雜 感

標語

勉 士

「標語」這東西的幸運，大概也是在民十四民十五而大盛，街頭巷尾，馬路邊的空壁上，公園的圍牆，各路旁各街邊的電燈柱，甚而至於馬路旁的樹身，都是紅紅綠綠的「標語」。

(1255)

不幸的很，「標語」也應運而變遷，從前的「標語」是「打倒口口軍閥」「打倒口口帝國主義」，一會這些「標語」是銷沉了，變為「擁護A」「打倒B」，一忽又改「擁護B」「打倒A」，現在的人們見到標語，都似乎覺得是無聊的，討厭的東西了！而「標語」站在牆壁上似乎也表出不高興的樣子！

記得是前數月的事了。「兩廣國術館」行成立禮，遍貼「標語」，可惜有許多標語記不着，只記得其一云：

「國術的拳是打倒帝國主義的」

有趣，有趣！「標語」變到這個地步，不知將來又何如者？……

國術之「拳」

在上篇雜感裏已把「國術的拳是打倒帝國主義的。」這標語說出，現在是談談國術之「拳」。

關於「拳術」：「太極拳」，「少林拳」，……這些東西，我是「愧未聞道」，門外漢居然也敢論「拳」者，蓋從「打倒帝國主義」方面着想，而寫出一點感想來。

「兩廣國術館」我沒有到過，他們「打倒帝國主義」的「拳」我沒有欣賞過，但我的學校裏也有「國術特別班」，請了一位「教官」來教，所以多少還能夠見到一點。然而，失望！君來看去，總測不出他們所說的「是打倒帝國主義的」這些道理來！這「教官」——是十足帶着「官」氣的。——倒有點可紀，因為他的「全幅武裝」，「皮綁腿」，「精神帶」，我初見到以為是「總指揮部」的軍官咧！

「革命策源地」，從前是「革命空氣，極為緊張。」天天都喊着「打倒帝國主義」的口號的，不久終於沉寂起來，「帝國主義」畢竟「壽比南山」！忽然有國術館高呼「國術的拳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底口號，聰明的人不妨照一點半通的邏輯來說：「國術的拳是打倒帝國主義的，從前沒有國術的拳，所以不能打倒帝國主義」，謔歎休哉！國術家發明了這一條「打倒帝國主義」的法門，彼「帝國主義」者，其將膽寒乎！

然而不幸的很！近來人們對於「打倒帝國主義」這口號已覺到冷淡，在廣州更會覺得這口號是不時髦的了！所以「打倒帝國主義」這口號近來是不多聞到，獨國術館「中流砥柱」，把這口號「磨拳擦掌」高喊出來，而且指示一個「打倒帝國主義」的法門，——國術的拳，——有功「黨國」，誠非鮮淺！其奈「革命策源地」的民衆，對於此等口號標語，已覺得討

(1957)

雜
感

厭，——和賣藥，香煙，影戲等「街招」一樣的討厭！——不能引起一點熱烈的情感何！

(完)

五五